

新作推介

《宇宙探索编辑部》：



触摸世界的神秘感与可能性

西夏



这个时代的巨大不确定性让我们无比焦虑,但奇怪的是《宇宙探索编辑部》大张旗鼓宣示了对于以数学为代表的确定性的厌恶,反倒以其不确定的魅力为我们带来某种抚慰。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在电影人物身上的奇妙混合

不确定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首先反映在唐志军的那句“宇宙大爆炸的余晖”上。很多人以为这个关于电视雪花点的说法是唐志军不着边际的呓语,最多不过是一个极致浪漫的比喻,却不知道雪花点中确实存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信号,而它作为大爆炸理论的重要科学证据在1978年为两位科学家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电影开篇在四比三录像带掉磁的画面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唐志军带着小学生般的腼腆兴奋地讲述对于宇宙的向往,以及外星文明的到来必将改造人性的坚定信念,然而,我们也会看到他寻找外星人的方式的荒唐可笑,关于外星人道德水平的论述更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

唐志军唯一一次身穿宇航服的飞翔姿态,是在救援吊臂把他抓出大楼的凌空时刻。面对嗷瓜子群众围观拍摄,切割头盔的惨剧对他不啻于双重的精神阉割。这时背景音乐播放的《欢乐颂》既是庆祝他肉体获救,也是对他理想破灭的无情嘲弄。

戛纳时间5月17日上午11点,由银翼文化、蓝星球科幻电影周、戛纳电影市场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幻电影合作峰会在戛纳电影宫Main Stage举办。

德“唐”,不如说是荒唐的“唐”:前者为世间真理而求索,后者为幻觉中可怜的个人荣耀而战,二者南辕北辙,却在这里奇妙混合。

那么,肖全旺一定是骗子吗?这个以网名“星海浮萍”发布鸟烧窝神秘气象视频的山东农民,其身份可疑、面相平庸,他一面振振有词驳斥村民“菩萨下凡”的说法“很不科学”,却以明显荒诞不经的故事把硅胶外星人骨头推销给了唐志军这个“有缘人”,“宇宙功德箱”的低级骗术、“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以及“外星人驻地球联络站”的牌匾显然是导演一本正经的幽默。

如果说,孙一通间歇性晕厥是伪装,为什么又会触发盖章计数器?他不喜欢数学的确定性,却又第一时间精确预言三个土豆不够两个人平分。他为什么要撒谎说是去取石头,又为什么要去送石头?孙一通显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俗世界,所以他的归宿是回到所来处,无论那是哪里,都是一个具有笃定意义而无梦无醒的所在。

影片最后,唐志军到底看到了什么?看到外星人裹挟孙一通飞走了吗?或者说,一切从他风餐露宿、喝雪水、吃致幻蘑菇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可解释?不确定性制造了错位与荒诞感,这也体现在其他角色身上。彩蓉姐最接地气、最务实,她不相信有外星人,但她关于外星人来地球抢银行、抢矿山的说法比相信外星人本身更加离谱。

在鸟烧窝探寻灵异真相、与村民互动的过程,是电影最爆笑的段落,说到“发白光的人”或“发白光的球”,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却又互相矛盾,这种错位的荒诞感在耳聋大姐那段奇妙问答时达到高潮,她为屋里传出的不耐烦的“川骂”所作的“神翻译”言简意赅,简直可以作为搞笑段子载入史册。

世间的一切不可解都在诗里得到统一

其实本片的不确定与悖谬感俯拾即是:比如那日苏跟烧香的妇女们说“烧一百、二百块钱的香最灵验”,却又结伴告诫大家“回去以后别再迷信了”;他相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却又认为酒精才能让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客串演出的郭帆和龚格尔靠猜拳来做决定,却声称“咱们还是要科学一点儿”;唐志军苦口婆心激励大家“现在朝九晚五,终究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探索宇宙……”他扶着编辑部那块朽坏的招牌如竖起一面战旗,正透出生活与生存本身的悖谬,

那句“即使摔在泥土里也要努力抬头仰望星空”的格言,将这种理想的悖谬放大到了悲剧的高度。

电影的种种不确定性还反映在其伪纪录片的形式上,这一点除了折射出导演对于所描绘的这一边缘群体的某种不确定态度外(详见我的另一篇文章《一枚有关中国科幻共同体的非典型切片》),伪纪录其实也是关于“看”的不确定性的隐喻。纪录片的风格营造了山野奇谈的民间性和真实感,然而这个真实感却又完全经不起推敲,“摄影机在场”的假象没有得到解释,正与电影真实感的可疑性互为因果。

奇妙的是,本片所有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并非迷乱困惑,它们被不期而遇的诗歌语言黏合在一起,为全片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魅力,仿佛这世间的一切不可解都在不可解的诗歌里得到统一,那些诗句以密集的意象附着在荒唐故事的影像之上,正如电影奇妙的配乐。诗句的使用,包括竖排字幕的“康熙字典体”以及田野广播特有的空旷感,都为影像铺上了一层魔法韵味,在片



尾洞穴群鸟扑向唐志军时,那一串疾风骤雨式的排比句层层叠叠回荡,“带走……带走……”的咒语急急如律令,带来颅内高潮令人头皮发麻的震撼感。西南官话和普通话之间、科学与怪力乱神之间、诗和书面语言的高雅与乡野俗语的粗鄙之间的种种张力,仿如阴阳相生,在此达成互补的奇妙和谐,也完成了诗人顾城所称的对语言那“用脏了的人民币”的一次奇妙洗涤,我们籍此得以重新体会汉语的魅力。片尾那首《生活倒影》可谓画龙点睛,歌曲也因这部电影而终于道成肉身般,显形为唐志军这个具体的人。

在结尾处,本片的“求索”类型(quest)将其与那些伟大的经典叙事联系在一起:听到召唤、出走、结伴、灵魂导师、晦暗时刻等等,从《尤利西斯》《绿野仙踪》到《哈利·波特》《星球大战》莫不如此,而故事最终走向了“洞穴”故事原型,也完美呼应影片以标题切分为5大段落的史诗感。若说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既是关乎世界的终极真相,也关乎人类有限的幻想,那么唐志军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性中获得的悲剧性陶醉的时刻,那如尼采所言的顿悟瞬间,到底是哪一种呢?

仔细想来,唐志军并非要坚持什么理想,他执拗地想在虚无中找到坚信,他只是“想要”找到某种可以称为“意义”的东西,如经典科幻美剧《X档案》的那句“我想要相信”。电影结尾,与其说他找到了,不如说他放弃、暂时妥协了,所以说本片找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条道路,或许也过于乐观,因为它是如此独特而难以界定,跟《流浪地球》一样不可复制——但它又确实表明了另外的道路是可能的。

那么,外星人到底存在与否,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有存在的可能性。这是所有科幻作品加在一起给予我们的最大抚慰,科幻告诉我们打破现实的不确定性边界、触摸世界的神秘与可能性才是我们存在的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探索编辑部》已经抵达了科幻最核心的美学目标。

(作者系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

科声漫影

打完游戏《底特律:变人》(Detroit: Become Human)之后,我的心情不太平静。在结束了对《荒野大镖客2》(一款以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为背景的开放世界游戏)漫长的探索后,我一度无所适从。试了几个新游戏,却都在草草进入后又草草退出。

游戏《底特律:变人》开幕是个非常“拟真”的女性形象,发挥介绍作用,把一般开场的几项常见的游戏选择,如继续、开始、设定类的简短说明,演绎得更像一种互动。朋友后来跟我介绍自己沉迷其中的理由:这是个你始终在互动的游戏,你的每一次选择,的确影响了故事的走向。

如果生活没有变故,我们很难听到故事,因故事本来自于走向的偏离。如果没有变故,三个仿生人不会察觉自己处境的痛苦是来自于那些被伤害、被抛弃、被忽视的习以为常的感觉。

马斯克侍奉的画家主人儒雅随和但身体虚弱,他鼓励马斯克也去进行创作,当马斯克只能画出对现实场景的还原作品时,他让其闭上眼睛,感受内心看到了什么,再画一次。也许正是主人无意识的培养,让马斯克看到了画纸上其他出现的东西。

也许因为同为女性身份,卡拉的故事是让我最能理解、共情,也是最为难过的。故事开始,我们被男主从商店里取回,知道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意外,导致必须返厂维修,自然也清空所有记忆。

三个仿生人最后相遇,又在相遇后作出一系列不同选择。马斯克在游戏末尾向人类发出要公平、要承认的宣告时,我想我似乎已经完全站在了仿生人的阵营中。尽管内心仍有异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于游戏进程本身,更在于最后游戏通关,由开头的女仿生人向我发起几个问题时,这种异样的感受逐渐变得清晰明确。

关掉游戏,我不太想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似乎觉得,镜中是一种傲慢的动物,拒绝和其他生灵平起平坐,在每一次感到冒犯时,都会将对方推远,你,也会杀死那个底特律人吗?

(作者系青年作家)

杀死那个底特律人

漫谈科幻游戏《底特律:变人》

杨知寒

象电影计划宣传片以后,国际嘉宾对中国电影行业在科幻电影上的探索和成就感到惊奇。当嘉宾谈到国内青年导演科幻创作的“多元宇宙”,并现场播放B站出品的《明日生存指南》的预告片时,现场专注于科幻电影国际化制作发行的嘉宾也对这个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悉,蓝星球科幻电影周是中国第一个科幻电影节,自2019年11月开始举办以来,已经征集到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3800多部科幻影片,展现出中国以及全世界年轻电影人在科幻电影上的全新探索和视野。